



復活文化的精粹

亮軒

——談古書今譯

現在能略無困難的閱讀古書的人越來越少，幾年後，閱讀中國古代書籍，可能都會被目為一種專業，有的人已經很敏感的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，擔心文化的命脈漸趨式微。長此以往，可能許多研究工作都不易展開。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，中國文化的發展歷時數千年，書籍浩繁，其中包容了極可觀的智慧寶藏，祖先為我們留下了那麼多的遺產，而新的一代一不能選擇，二不能吸收，更遑論承先啓後的致用。任憑先人的心血結晶日漸冷卻，至少已是絕大的浪費。尤有甚者，可能使得年輕的一代在思想上難以與傳統中的優良素質深相契合，徬徨在各方面思想沖激的十字街頭，早晚有被吞噬淹沒的一日，這個悲劇當然又遠過於「浪費」了。

不過要想重新使得青年的一代嫻熟的適應文言，也非常困難。藉着物質文明的配合，十萬火急的新智識日排山倒海而來，稍肯上進的人都有目不暇給之感。要在極有限的時間夾縫中施以善讀古文的能力訓練，實在辦不到。從前瞭解文言是每一個讀書人不能避免的訓練，一切必要知識與技能，都以文言表達，讀書人別無選擇，也就自自然然的具備了適應文言的能力。文言文是他們文字表達的主要根據，不會也得會，所以不足十歲的學子開篇作的文章，要我們現在二、三十歲的人翻字典才能弄明白的，有的是。據此便斷言今人不如古人也

有欠公允，因為當時文言之非屬專業訓練，就像今天語體文之適應及運用也稱不上專業訓練一樣。

任何一種精神欲求表達，都必須托身於某種形式。文言文的神與形是不可分的。要想擷取古人的偉大精神，勢必要對文言文具有相當的素養。不過，這也不能說是絕對的定律，否則翻譯一事就不可能存在了。從一種文字翻成另一種文字，在「形」的方面不得不大打折扣，但傑出的翻譯家可以藉着掌握神似的原則獲致優良的效果，使相隔萬里的不同國族有心靈交感的機會。同樣的，文言文也可以通過白話的翻譯為現代人所接受。換言之，只要有健全的橋樑，後起的一代還是可以汲取文化的精華。

這項工作很早就有人開始作了，直到如今，有的出版社還在推出古書的白話翻譯對照本。可惜這些白話翻譯很難獨立存在。也許是由於觀念使然，白話翻譯一直處於從屬的地位，只能算是一種教材性質的註解。不像外文中文譯本一樣，一開始就是獨立的藝術，翻譯家不必受到註解觀念的限制，所以他們能全力的傾心於移植的任務。與時代的語文思想系統聲氣相通，也就容易被一般讀者接受。近幾十年來，外國的思想、科技，對我國的影響能如許之大，大都源於譯作的力量。而傳統文化的色彩在社會中逐漸黯淡，一部份也因為文言文的翻譯未能發揮足夠的效用。

問題出在大家對文白二者的關係沒有很明確的認識。一般人直覺的反應，總認為文言是白話之源，既然是源，便字字可翻、句句可翻。所以在作白話翻譯的時候，每每提醒自己只要忠實，忠實固然應是翻譯藝術首先被考慮到的條件，但從來文白翻譯跟中外文翻譯有一個顯明的差別，文白互譯偏重於形的移植，中外文互譯則偏重於神。古文今譯，常因牽就形而捨神，這跟外文中文譯每有人寧捨形而就神完全相反。姑不涉及是非何在，能具有感動力的，當然是後者了。讀者的需要也是以神為主，以形為輔，他們不只是期望翻譯家替他們查字典。

實際上文言不可能分毫不差的翻成白話，也就好像外文不可能翻成完全相等的中文一樣。文白二者自古便是並行的，其間時有互為依賴的例子，却不能解釋成白話繼承文言。文白各有各的演變系統，由於士大夫有意的保存，文言的演變較緩和。白話則因屬於日常必用的表達工具，演變就很大了。自明之「金瓶梅」至清之一

紅樓夢」，已經可以看出不同，兼以地域的差異，使白話的特殊性更濃。敦煌寶卷的語體文現在看來已經需要翻翻字典，而漢代的民歌，與我們現行白話的差距，有時與一般文言之差距不相上下。

但白話也正因其強烈的時空特性，具有文言難及的傳播效果，唐宋之間宣揚佛教教義而需借重於以當時的白話鑄成的變文，其理在此。反過來說，要想把某一種思想精神深植人心，也必須充分掌握白話的時空特性。作白話翻譯的人，同樣的也要具備駕馭現行文字的能力，不能以清楚明白為唯一標的。他們也該有優秀的寫作技巧，像一般讀者對外文翻譯家的要求一樣。他們應該寫「現代文」，並不是讓人懂得字面意義就可以的「白話文」。在形與神不能兼顧的時候，大可掙脫形的束縛而致力於傳神。只要有這一層認識，要達到合理的效果並不難。許多本來已經有良好寫作訓練的人，一旦面對白話翻譯的工作，立刻礙手礙腳的做起串連註釋的事，可見他們缺乏的只是一步便可跨越的「認識」。

更進一步的，我們可以把白話翻譯獨立起來，不必非要「言文對照」不可。諸子百家的思想、筆記小說、禪宗語錄等等，照樣一本一本的出版，每一位譯者都可以用他特有的風格譯書，同一本古書也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譯本，讓批評家跟讀者來評定高下。譯者的最高目標是要譯得傳神，不必講究訓詁考據，不必時時怕讀者「不懂」。古代聖哲的精神從他們的筆底復活，充滿在現代裏。大家在閱讀這些譯作的時候，追究的是古人的思想，而非文字的排比關係。相信以我國文化之厚富，這個工作就是幾千人幾萬人做，至少幾十年間做不完。以我們現有的人力物力，恐怕也只能挖掘出一點礦苗而已，大有可為的日子長得很呢！

舉例來說，英譯的聖經，不出三兩年就有新譯本出現，各色雜陳，任人評選。另如日本名著紫式部之「源氏物語」首版於十一世紀初問世，而「今文」譯本代有所出，其中名家譯本亦不下四、五種之多，最近之現代文譯本完成於不足五年之前，這種隨時想得到時代需要的精神，很值得我們這裏研究古文化的人取法。也許我們各大學的中文系課程，可以加上「古籍今譯」一門，與文藝創作課程齊頭並進，果有所成，於時代、於歷史，就簡直功德無量了。